

其所不可免者豈不可悲也哉至言則無言矣故曰至言去言至爲則無爲矣故曰至爲去爲不知其所不可知而皆以其所可知者爲知其所見淺矣故曰齊知之所知齊同也猶皆字也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四 堂三

篇 齋 林 希 逸

雜篇庚桑楚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晝然知者去之其妾之絜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執掌之爲使居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戶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實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大道已行矣吾聞至人戶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于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役徒也門人弟子也偏得獨得也臣僕也畫然分明之意絜然慈柔之意擁腫鉅朴也鞅掌猶支離也洒然具之者言見其瀟洒有異於人也歲計有餘者久而有益且

尸祝社稷只是敬祀之意四字輕重一般如此下語皆是其筆端鼓舞處南面者必其所居向南不釋然不樂也春秋之所以得而然者天爲之也故曰豈無得而然哉大道已行矣大道自然也此蓋自然無心之喻尸居環堵之室而自託於猖狂與百姓爲一人皆不知其所行爲何如故曰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如亦往也言與世相忘也俎豆猶言位置也杓小器也必我淺而易見故人得以知之如釋氏言我脩行無力爲鬼神觀破是也不釋然於老聃之言者恐負吾師之誨而不樂也

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鱠爲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夔狐爲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默介而雜山則不免于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礪而失水則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

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於其辨也將妄鑿垣牆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掃數米而炊竊窺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軌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爲盜日中穴阤又音裂_{普四反}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于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

觀鯨雖小可以主尋常之溝壑狹雖小而可以主步仞之山此言地無細大皆有所尊也先善與利言名出則利入也堯舜之時其於賢能亦然言人有賢能之善則人必尊敬之今畏懼之地雖小而其敬賢之心亦與古同謂夫子當聽從之也函車吞舟函亦吞也介獨也碣流蕩也此喻名見於世能害其身也全其形生長生久視者也藏身不厭深眇欲避世而無名也二子指堯舜也以堯舜爲辯猶垣牆之上將欲種草無此理也謂引證失其宜也簡髮而掃數米而炊形容其屑屑容心之意舉賢

則民必爭以知爲任則民愈詐之數物者言以上數事也民於利甚勤者言爲生甚苦也阤牆也日中穴牆即晝爲盜也千世之後必有人與人相食者謂天下之患自堯舜始也

南榮趨蹙然正坐曰若趨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趨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楚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趨勉隱道遠耳矣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董蠋越○大蟲也越雞小魯雞大鵠亦大鳥也小蜂不能呪大蟲小雞不能覆大卵此喻其力量尚小不能點化汝也遂使之往見老子南榮趨羸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趨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南榮趨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趨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趨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

不知其異也人人有此心而狂者不自得亦猶盲聾者之無所見聞也辟闇也我之形與人之形亦皆開明而無所蔽而我乃爲物欲所閼我欲以心求心愈不可得故曰欲相求不能相得我方求心了不可得而夫子謂我勿使思慮營營若於此龜勉以求闇道亦庶幾其能達乎趨爲此言未有脫離處庚桑子更欲點化之而未盡其言欲指其往見老子故曰辭盡矣蓋託爲謠言非果辭窮也奔蜂小蜂也董蠋豆中

○大蟲也越雞小魯雞大鵠亦大鳥也小蜂不能呪大蟲小雞不能覆大卵此喻其力量尚小不能點化汝也遂使之往見老子南榮趨羸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趨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南榮趨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趨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趨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

義則反愁我已安迷此而可此三言者趨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憫憫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

○趨方獨見而老子以爲與衆人借來正釋氏所謂汝曾中正闇也忘吾答因失吾問者言其心茫然失所問答也去其知而不知則人以我爲愚矣朱車也朱愚猶頽蒙也若有心乎用智則反爲我身之累此意蓋謂無心既不可有心又不可即釋氏所謂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其言仁義處亦同三言之患其疑即一也若汝也見汝眉睫已知汝爲未知道今觀汝言果然故曰又言而信之規規塞濶之貌揭竿而求諸海言求無於有茫乎而無歸著也亡人者失其本心之人也憫憫憂愁不自得也欲反情性而無由入言欲見自然之道而不可得亦可憐憐也

南榮趨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

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洒灌孰哉營營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穢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捷內穢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捷外內穢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

○召其所好欲求其是也去其所惡欲離其非也有好有惡其中自惑故十日自愁執哉執與熟同言用功亦久矣鬱鬱年未寧一之意也纔有所惡則心有所著故津津然而可見鞭以皮束物也捷閉門之牡也

○二者皆執捉斂束之喻應物於外欲自檢柅則繁多而不可執捉外既不定則將反而求之於內故曰將內捷心中之擾擾欲自檢柅則網繆經繞而不可執捉內既不定則又將求之於外此言學道而不得其要或欲制之於外或欲制之於內皆無下手處若此者其在身所有之道德且不能自持守況欲行道乎放道而行言循自然之理而行之也能循自然而行此至人之事也

○病者方病人有問之能自言其病之狀則是其病猶未甚也病至於甚則不能言矣我今欲聞大道而不自知其受病之處言蔽惑之甚也雖有教誨之言使我愈見惑亂故曰猶飲藥以加病今皆不敢請教只願學衛生之道而已抱一者全其純一也勿失者得於天者無所喪失也無卜筮而知吉凶者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也能止能定也能已即釋氏所謂大休歇也舍諸人而求己不務外而務內也翛然無所累之

貌侗然無所知之貌能兒子乎不失赤子

之心也。嗁哭也。嗟嗟也。嘵聲乾也。赤子嗁啼而聲不乾無容心而不傷其和也。況屈不可伸也。人之手久握而不伸則伸時必有窒礙。小兒則不然者其自然之性箇箇如此共同也。德性也。目視而不瞋雖視而無所視也。未知外物也。知有外物則爲偏矣。瞋與瞬同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爲即言無心也。委蛇隨順也。或行或居動而與物隨順波流也。同波即與物偕往之意而已。此則可以爲衛生之常故曰是衛生之經。

人災也。
趙問衛生之經求其次者也及聞老子之言如此之妙故有至人之德之間此間自是而老子又曰非也蓋恐其住著於此又成窠臼即釋氏所謂立處非真是也。冰解陳釋即脫洒自悟之意相與交食於地與人同也。交樂於天自同乎天也。交俱也。同也相攖相觸也。爲怪爲異也不爲謀無計度之心也不爲事無事事之迹也。又曰是衛生之經已上言夫至人者此曰衛生則所言衛生之道即至人事矣以此而觀則前面非也兩字分明不是實話。趙既聞此又曰然則是至乎意謂此道即至道矣而老子又曰未也。既曰未也則當別有話頭却又提起前頭能兒子乎之語則所謂未也亦非實話。禍福無有者言超出禍福之外也。人災者世情之患害也。我既超出禍福之外則去世遠矣。又何有世間之患害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

人有脩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生是者天鈞敗之。自此以下莊子泛言至理也。宇宙中也。泰然而定則天光發見即誠而明也。故曰宇宙定者發乎天光。天光既發則人雖見其爲人而已。自同於天矣。人有脩者脩真之人也。脩真之人至於天光既發則有恒矣。恒久也便是至誠悠久也。至誠而至於悠久則天亦助之人亦歸之舍止也。歸也。天民天人也。言非常人也。天子者天愛之如子也。學行辯皆有迹者也。所不能學所不能行所不能辯自然者也。人之所知至其所不能知而止則爲所造之極故曰至矣。天鈞即造化也有不即是者不就是也。即就也不就是反是也。反是則失造化自然之理矣。敗失也。

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微中以達彼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謂成不可內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

備物者備萬物之理也萬物皆備於我也

將形者順其生之自然也不虞不計度不思慮也退藏於不思慮之地而其心之應物隨時而生即佛家所謂無所住而生其心也存於中者敬則應於外者無不通即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也達通也彼在外者也萬惡者不如意之事也吾之所造既至於是而猶有萬惡至者則是天實為之非人事之失有以致之又何足以滑我曾中渾成之德故曰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靈臺心也不納於靈臺外物不入其心也外物不入其心所以不滑其成也有持者言有所主也不知其所持者雖有所主而不知其所主大而化也不可持者言有所持守則未化矣此一句三持字最說得精微不可草草看過

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為失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乎幽間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

此數句又說不善之人未能成已而有所

作為妄發也妄發則每事皆不當業已入於其間雖知之而不能自舍此恥過作非者也更換也恥過而作非每有所更改轉見差錯故曰每更為失業亦訓事今人日業已成行業已如此便是此業字如此之人所為既不善矣非有人誅則有鬼責言。

○人為明之間有不可得而逃者人能知幽明之可畏則能謹獨矣故曰明乎人明乎鬼然後能獨行此即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以君子慎其獨也獨行即慎獨也似此數語入之經書亦得

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貴人也人見其跋猶之鬼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人者無親

兵莫備于志鏗鏘爲下冠莫大於陰陽無所
親戚骨肉皆踈棄矣故曰不能容人者無親人而無親則人道絕矣故曰無親者盡人盡絕也看此數句莊子如何不理會世法

無親者盡人

券內者所求在我之分內也即孟子所謂求則得之求在內者也無名者人無得而名也券外求在外者也務外之人志之所期不過為費用之資耳言求以自利也唯

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

志者心有所著也心有所著皆能自傷人

之自害莫憎於此志尤甚於兵之鎧錦故

曰兵莫憎于志鎧錦爲下陰陽之氣皆能
傷人猶冠也然此心若平和則陰陽宜能

爲害故曰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即所謂

其熱焦火其寒凝冰是也此兩句極佳在

心學工夫此語最切

道道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
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

成毀二事分而爲二以道觀之一而已矣。

故曰道道其分也人心既分彼我則於其
私也必求備故曰其分也以備凡有皆歸
於無而私於求備者但求其有知道者惡
之故曰所惡乎備者其有以備也

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死

應於外者能反於內則爲德爲德則能神
能天逐乎外而不知反則淪於鬼趣矣故

曰出而不反見其鬼釋氏曰鬼窟裏活計
即此是也無是無非則此心常生孰是非

而不化則此心爲死出而得是言役於外
而得自是之見者也齊物曰近死之心不

可復陽即此意也

誠而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
定矣

實者天地之間實理也無心則虛虛則實

若以私心滅之而以有者爲實則其人與

鬼同矣故曰滅而有實鬼之一也鬼趣論

沒皆私心滅理貪著諸有而不知真空實

有者也人能於有形之中而視之似無形

○則見理定矣象似也釋氏云但可空諸所

有不可實諸所無便是此意

出生也萬物之所由始也未嘗無本而不

可知故曰無本入死也萬物之所由終也

雖知其所終而不見其所入之處故曰無

寢實理雖有而無方所之可求故曰無乎

處

有長而無乎本剽有所出而無寢者有實有

實而無乎處者守也有長而無乎本剽者守也

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
其形是謂天門

自此以下解上三句也理在今古千萬年
如是故曰有長而不見其始終故曰無

乎本剽本始也剽末也終也老子曰虛而

不屈動而愈出雖出者不窮而不可屈其

窺虛也虛乃所以爲實故曰有所出而無

窺者有實出入一也此解入字却曰所出

可見其意宇四方上下也道無定所四方

上下皆是也故曰宇即爲飛于天魚躍于

○洞言其上下察也古往今來曰宇宙之往

來十萬年而常如是者即宇宙也生出也死

入也生死出入皆有所自而無形可見此

造化之妙也天門即造化也自然也因言

出入故下門字

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

爲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

是

有不生於有而生於無故曰有不能以有

爲有必出於無有而此無有者又一無有

也故曰無有一無有齊物曰有無者有未始有無也者即是此意藏者退藏於密也聖人之心藏於無有故曰藏乎是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將以生爲喪也以死爲反也是以分已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尾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爲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

以有職任而著也甲氏以有封邑而著也戴任也任職也昭景甲雖非一氏而皆楚國之公族也上言三者雖異同乎公族却於四也字之下以非一也結之就上生下絕而不絕之體此皆文字妙處

有生誠_反滅_正也拔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

誠靈也金底黑也亦疵病也喻氣之凝聚也天地之氣聚而爲人元氣之病也前言生者嗜噫氣也與此意同人之生也同是

○此氣而強自分別故曰拔然拔者分也既是有分別則各私其私既私其私則各是其是而所謂是者移矣移不定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移也其意只與齊物論同分便是有物故曰是以分已上焉者無物太極之初也次焉者有物陰陽既分也又其次者曰有生有生則有我矣雖知有我猶以死生有無爲一是知其分而又知其不分者也三者雖有次第而皆未離於道譬如公族分而爲三姓則同也昭氏景氏

臘者之有臘_{古音}肢_{古音}來可散而不可散也

臘祭也臘牛百葉也肢足指也牲之一體

也方祭之時既殺此牲其四體與五臟皆散而置列俎之間謂之散則所祭之牲本只是一物謂之不可散則五臟四體已分於鼎俎矣譬猶人之所謂是者移而無定也五臟只是百藥四體凡舉肢文法也

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僵焉爲是舉移是一室之中有寢有廟又有僵息之所所在在不同謂之寢謂之廟謂之僵則同乎一室謂之室則又有寢廟僵之異名亦猶移是之不可定也此兩句即移是之偷也舉皆_主也以臘祭與室而觀則其所爲是者皆移易而不可定之是也故曰爲是舉移是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因以己爲質使人以爲己節固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爲知以不用爲愚也謂移是之說在人皆不當言言之皆爲私也人雖各有一是而其所是者不定故曰雖然不可知者也

上面既結一結又提起移是字再說是以生爲本言既有是字則以生者爲本以其所知之智爲師因此而後以是非相乘孰

爲名乎孰爲實乎故曰果有名實曰果有者言其非必有也質本也因吾一已之師以此爲本而欲人皆聽己之節度故曰因以爲已質使人以爲已節惟其因此自私是非之爭雖以死償之而亦甘心焉故曰

因以死償節下節字因上節字而生也唯其如此故於用舍窮通之際有知愚榮辱之分今世之人皆移是者也故曰移是今人也徹通也蜩與鳩皆同識大鵬亦猶移是之人不知至道之士而非笑之其見識與蜩鳩同矣蜩與鳩同人又與蜩鳩同故曰同於同也此鼓舞之文蹕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驚凡則以姪大親則已矣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金此數行又別一項說話與市人行而蹕踏其足則必以放做自責而辭謝之恐其怒也若見蹕第之足則姪謂之而已必無所辭謝蓋其情親不待謝也大親父母也若父母而蹕其子之足則併與姪謂亦無之

矣情親之至自相孚也至禮有不人謂禮之至者無人已之分忘其拘遜也至義不知物謂義之至者不待物物而度其宜也至知不謀無容於謀度也至仁無親者言不見其相愛之跡也至信辟金者言不待以

金寶爲質也辟音屏除也蹕足之喻爲下面禮義五者設也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責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盡胷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

徹與撤同解釋也顯華顯也嚴威嚴也勃志言六者能悖亂其志也動舉動也理辭理也謬心者言六者能網繩牽繫其心也累德者情勝則累其自得之真也知心知形中之不形不形中之形也治安也物不能亂之謂治曰德曰治曰不得已曰無非我名雖相反而其實未嘗不相順此又是勃志謬心累德塞道四者之六害則胷中一般說話

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爲爲之僞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脫也動以不得已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

欽持守而恭敬也生德之發見者也發見則有光華矣性在我者也質本然也性之動而後有爲有爲而流於人僞則爲性之失接應也謨謀也應接而至於有謀慮皆性中之知也此處字義與語孟不同以莊子讀莊子可也不可自拘泥嬰兒之視而無所視曰睨知者以其所不知而爲知亦猶嬰兒之覲也此即智者行其所無事之意凡所動用皆以不得已爲之則謂之德即忘我也於忘我之中而又無非我此即形中之不形不形中之形也治安也物不能亂之謂治曰德曰治曰不得已曰無非我名雖相反而其實未嘗不相順此又是勃志謬心累德塞道四者之六害則胷中一般說話

辨工乎中微而拙平使人無已譽聖人工乎

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俍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唯蟲能蟲唯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

微妙也射之中至於微妙故曰中微妙之

不能使人無譽已亦猶聖人不能迷天下

之名也工乎天者畫天道也俍乎人能自

晦於人也俍音良善也能也全人者全德

之人也蟲鳥獸百物之總名也物物雖微

皆有得諸天者如能飛能走能啼能噏能

鳴能躍皆能遂其天性故曰能蟲能天謂

○之全人則不以天自名矣有天之名則有

人之名故曰全人惡天惡者不樂有其名

也在人而有天人之分吾已惡之而況我

自分別天人乎故曰惡人之天而況吾天

乎人乎唯蟲能蟲唯蟲能天此八字極妙

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爲之龍則

雀無所逃是故湯以庖人寵伊尹秦穆公以

五羊之皮寵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寵之

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_{移教}無書外非譽也

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

羿之射見雀必得雀亦畏之猿見養由基抱樹而啼即此意也以天下爲籠則雀皆在籠之中不待射之矣主意不在羿只引生下句而已此意蓋謂人有所好惡則必爲好惡所迷伊尹百里奚亦因其所好而爲人所寵耳我若無所好則超出乎萬物之外誰得而寵之介者元者也畫華飾之服也移捨去之也其足既无華飾何足爲美蓋其心於毀譽棄外之矣故曰外非譽也非毀也胥靡城旦春之人也彼爲罪人

○無所著之翁

○不愛其身故登高而不懼此心無所愛則

敬我亦不以爲喜侮我亦不以爲怒即所

謂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

○

沮也天和造物之和氣也同乎天和與之爲一也怒雖出而不怒則是其怒者本自

○

不怒而出自然之慤非有心之慤也以此一句看下一句至人出而有爲於世無所

○

容心雖爲亦無爲也是其所以爲者本自

○

無爲而出即是無爲無不爲又如是變換

○

言句欲靜則必平其氣氣不平則不能靜

○

矣欲全其神則必順其心而無所拂少動

○

其心則神不全矣凡有爲而欲得其當則

○

必緣順不得已而後起之意不得已者無

○

心之應也應事而無心則爲聖人之道故

○

曰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

敬此可知不覩之意

○

此篇文章何異於內篇或曰外篇文粗內

篇文精誤矣

者爲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爲無爲則爲出於無爲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爲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敬我亦不以爲喜侮我亦不以爲怒即所謂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也天和造物之和氣也同乎天和與之爲一也怒雖出而不怒則是其怒者本自不怒而出自然之慤非有心之慤也以此一句看下一句至人出而有爲於世無所容心雖爲亦無爲也是其所以爲者本自無爲而出即是無爲無不爲又如是變換言句欲靜則必平其氣氣不平則不能靜矣欲全其神則必順其心而無所拂少動其心則神不全矣凡有爲而欲得其當則必緣順不得已而後起之意不得已者無心之應也應事而無心則爲聖人之道故曰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敬此可知不覩之意此篇文章何異於內篇或曰外篇文粗內篇文精誤矣